



作动物，走进了自己专属的劳动营里。在这个特殊的劳动营里，我们“同时是囚犯和看守、受害者和施暴者”（韩炳哲语）。而这样的社会正是灰先生们所喜闻乐见的，人们越忙碌，他们能窃取的时间就越多。灰先生就像人们心中的癌细胞一样，总能突破人心最薄弱的缺口，趁虚而入。

他们用遥远而虚幻的“自由”哄骗理发师弗西。他曾经很享受自己的工作，喜欢与顾客闲谈。可是有一天，他开始了不满和怀疑：“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……唉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”他开始想象某种显耀奢侈的生活，就在这一刻，灰先生出现了。他们苦心经营，等待的就是这种时机。一番巧舌如簧的计算和演说之后，弗西接受了灰先生的建议，决心压缩自己理发、陪母亲、养鸟、娱乐、拜访心上人、静思等诸项活动的时间，省下来存进时间银行里，让时间增值。殊不知，这只是个动人的谎言罢了，所有他省下来的时间都被灰先生们占为己有，赖以生存。此后，他好似成了一只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的陀螺，生活从此失去了闲暇、从容和快乐。像弗西这样“节省时间”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“穿得更体面，钱挣得也更多，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，但他们的面孔却是阴郁的、痛苦的，眼神也是冷漠的。”当生活被工作入侵、沦为生存的手段时，人生还能剩下多少乐趣，又怎会感觉幸福呢？我们的躯体要求我们活着，心灵却需要喘息和休憩的时间。工作不应凌驾于闲暇之上，只追求效率的生命注定是苍白的。

灰先生们用“梦想”捕获了吉吉。吉吉是个帅气的男孩，有着最

丰沛的想象力和极为出色的表达能力，在他的头脑中，故事就像泉水一样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他总是讲得天花乱坠、酣畅淋漓。常常幻想自己变得又有名又富有，住进一幢带花园的美丽房子里，用镀金的盘子吃饭……灰先生怎会放过这个机会呢？他们把吉吉打造成了一个讲故事的明星，吉吉如愿住进了别墅，变得家喻户晓。可是，他的故事逐渐失去了想象的翅膀，灵感也日渐枯竭，甚至“感到自己的脑袋空空如也”，开始厌恶自己的职业了。变得乏味的故事依然很受欢迎，可吉吉觉得自己简直像个骗子，成了小丑和傀儡。一年后和毛毛重逢时，吉吉苦笑着说：“毛毛，生活中最可怕的就是梦想全部实现的时候。”吉吉无疑是现实社会中许多人的写照。最初，他们为梦想而努力奋斗，可是渐渐地却被名利绑架，生活被一张张日程表填满，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。当他们的时间不再属于自己，生命也难以避免地陷入虚无和悲哀之中。

灰先生们在城市中所向披靡，然而孩子却是他们的天敌。因为孩子对时间从不焦虑，他们是时间的主人。他们可以花一整个上午观察一朵花、一只虫子，玩大人眼中无聊的游戏，从不考虑是否值得，有没有浪费时间。孩子们尚未被功利主义的时间观和机械式的生活所侵蚀，灰先生自然无从下手，只能通过他们的父母来操控孩子。在成年人眼里，时间被视作稀缺的资源，我们尽量合理地安排时间，精细化地使用时间，生怕浪费，殊不知这合理化、精细化便是被时间奴役和掌控的开端。面对时间，我们再也无法像孩童那样自由自在、随心所欲了……

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是新奇而复杂的。既沉浸于引人入胜的情节，又时常会跳出书来反思自我，有种被击中的感觉。也许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灰先生，在默默潜藏，伺机而动。最让我惊叹不已的是作者那杰出的具象化能力，他让虚无缥缈的时间以花朵的形象出现，塑造出了震撼人心的绝美画面。每个人的心中都绽放着一朵朵时间花，它绚丽无比，离开人就会慢慢凋零、死去；灰先生们窃得时间花之后，藏在地下冷库之中保存，等花瓣晾干、变灰、变硬之后，他们把花瓣卷成细细的雪茄，通过抽烟来延续生命。与时间花的富丽、闪耀恰成对比的是，作为窃贼的灰先生们通身灰色，千人一面，全都是统一的着装和打扮，就连声音也仿佛是灰色的。当雪茄燃尽的时候，他们便失去了给养，扑地而灭。正因如此，毛毛才得以消灭所有的灰先生。

然而，“由休息和时间构筑的梦之鸟的巢穴在现代社会日渐消失”（本雅明语），反观当下，对时间的焦灼感和精打细算不仅是成年人的常态，甚至也在慢慢入侵孩子的世界。只要人们开始为名利和物质俘获、陷于工作的牢笼之中时，难保灰先生们不会死灰复燃、卷土重来。

我们看似自由，却又时刻处于无往不在的枷锁之中，这枷锁名为效率/成就/功绩……书中乌龟卡西欧佩亚告诫毛毛，“越慢越快”。也许，唯有珍视闲暇的价值，摒弃功利主义的时间观，我们才能摆脱枷锁，从容地享受生命。

责任编辑 李 淳